

费加罗的婚姻

博 马 舍

中央戏剧学院

博马舍

费加罗的婚姻

(又名：狂欢的一日)

吴达元 译

前 言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出生在巴黎一个钟表匠家庭，早年继承父业，曾完善了钟表的构造，获得国王钟表师的头衔，1756年与一寡妇结婚，以妻子的领地作了自己的姓氏。他还曾改善竖琴，后来与宫廷显贵有了联系，又与金融家结识，经济收入颇丰。1761年，买下国王书记官一职，成为贵族。1768年第二次结婚。1792年被人诬陷，只好蛰居汉堡直到1796年才回到巴黎，1799年因中风去世。博马舍一生的生活和谋生兴趣是多方面的，戏剧创作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恰恰是他的戏剧创作给他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他的第一部戏剧是1767年创作的《欧也妮》，剧本本身成就平平，但前面的序文却较有见地，文中主张打破传统的偏见尊重“正剧”，主张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真正的利害关系，常常存在与普通人之间，正剧和观众的距离更接近，容易引起他们的同情和关注。

1775年，博马舍创作了后来称为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作描写贵族青年阿勒玛维华伯爵与贵族女子罗希娜相爱，而罗希娜的监护人巴多洛却处处防范，并企图强迫罗希娜与之成婚，在巴多洛的理发师费加罗聪明机智的帮助下，伯爵终于如愿以偿地和罗希娜结了婚。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为我们现在选的《费加罗的婚姻》，作品的冲突已从伯爵、费加罗与巴多洛的矛盾，变成了费加罗和伯爵间的矛盾冲突。伯爵婚后，费加罗成了伯爵的仆人，爱上了伯爵夫人罗希娜的女仆苏珊娜，伯爵曾经为了感激费加罗的帮

助，答应放弃当时封建主对女仆的初夜权，现在，他不再爱妻子罗希娜了，却想在费加罗的婚姻中享受对苏珊娜的初夜权，费加罗又一次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未婚妻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罗希娜等的帮助下，巧妙地战胜了伯爵，和苏珊娜顺利结婚。

《费加罗的婚姻》给博马舍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广泛，所以拿破仑说，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是从《费加罗的婚姻》第一次上演的那一天开始的。

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有罪的母亲》完成于 1792 年，但博马舍已经没有了前两部作品的犀利和反抗贵族的精神了，伯爵和费加罗成了开明贵族和忠心耿耿的仆人间的关系，作品也因此失去了前两部作品所拥有的艺术生命。

人物表

- 阿勒玛维华伯爵——安达卢西省首席法官。
- 伯爵夫人——伯爵的妻子。
- 费加罗——伯爵的随身仆人兼伯爵府第的门房。
- 苏姗娜——伯爵夫人的第一使女，费加罗的未婚妻。
- 马尔斯琳——管杂务的女仆。
- 安东尼奥——伯爵府第的园丁，苏姗娜的舅舅，芳舍特的父亲。
- 芳舍特——安东尼奥的女儿。
- 薛侶班——伯爵的第一侍从武士。
- 霸尔多洛——塞维勒的医生。
- 巴斯勒——伯爵夫人的大键琴教师。
- 唐居斯曼·比利多阿生——代理首席法官。
- 两只手——法庭书记员，唐居斯曼的秘书。
- 法警一人
- 格利普·索莱日——年轻牧童。
- 年轻牧女一人。
- 贝得利尔——伯爵的马夫。

不说话的登场人物

- 一批仆人。
- 一批乡下女人。
- 一批乡下男人。

地 点

离塞维勒三里路远的清泉府第

喜剧人物的性格和服装

阿勒玛维华伯爵 要表演得很够贵族的气派，而又潇洒风流，倜傥不羁。不要因为他心灵的腐蚀而使他失去华贵的仪态。依照当时的风气，贵族们和一切女性周旋，一向采取开玩笑的态度。这角色很难表演得好，尤其是他在剧中是一个不能获得同情的人物。但是，卓越的喜剧演员莫雷先生^①表演这个角色时，表演得适如其分，使其他角色的特点都发挥出来，保证了这出戏的成功。

第一、二两幕，他穿西班牙的古猎装，半长筒靴。从第三幕到最后一幕，他穿一套极华丽的古装。

伯爵夫人 给两种矛盾的情绪激动着，只能显出被抑制着的情感或极有分寸的愤怒。尤其是不应有任何举动，在观众心目中削弱她的可爱的、贤德的性格。这角色是本剧最难表演的角色之一，曾给与天资过人的小圣华勒女士^②无限的光荣。

第一、二、四幕，她穿舒适的长袍，头上没有任何装饰。她待在家里，别人以为她害病了。第五幕，她穿上苏姗娜的衣服，戴着苏姗娜的高冠。

费加罗 对于担任这个角色的演员，要好好地嘱咐他，劝他象大散古尔先生^③那样深入钻研这一角色的精神。如果演员

① 莫雷是《费加罗的婚姻》第一次公演扮演阿勒玛维华伯爵的演员。

② 小圣华勒女士是《费加罗的婚姻》第一次公演扮演伯爵夫人的演员。

③ 大散古尔是《费加罗的婚姻》第一次公演扮演费加罗的演员。

在这个人物身上看见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那又快乐又带刺儿的理智的表现，尤其是如果他的表演稍微有点过火的话，他就会糟蹋了这个角色。依照著名喜剧演员普累维勒先生^①的意见，这个角色很可以发挥任何演员的天才，只要他能掌握住他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努力体会它的性格。

他的服装和在《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②。

苏姗娜 年轻姑娘，伶俐，聪明，爱笑，但和扮演堕落女性的演员那种几乎不要脸的嘻皮笑脸毫无共同之处。

她的服装，在头四幕，是一件束紧上身的白色短服，衣服和裙子都很讲究。她的帽子成为后来的帽商叫作“苏姗那帽子”^③的式样。在第四幕的婚礼，伯爵拿一顶有长面纱、高羽毛、白丝带的帽子给她戴在头上。在第五幕，她穿着她的主妇的长袍，头上没有任何装饰。

马尔斯琳 聪明的女人，天性相当活泼，但是过去的错误和生活经验已经改变了她的性格。担任这个角色的女演员，如果使她的骄傲心情在很适当的场合表现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到第三幕母子团员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高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这部剧本的趣味。

她穿西班牙保姆的服装，颜色朴素，头戴黑帽子。

安东尼奥 只能显示出半醉的样子，醉态逐渐减退，第五幕就几乎看不出他的醉容了。

他穿西班牙乡下人的服装，两只袖管拖在后面。帽子和鞋子都是白色的。

芳舍特 十二岁的很天真的女孩子。她的服装是：身上穿一件

① 普累维勒曾在《塞维勒的理发师》担任费加罗角色，后来年纪大了，不适合在《费加罗的婚姻》扮演费加罗，改演比利多阿生；但他给大散古尔很多指导。

② 参阅《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③ 《费加罗的婚姻》公演后，苏姗娜的帽子成为巴黎最时髦的式样，有“苏姗那帽子”之称。

镶边的、有银纽扣的、束紧前胸的褐色衣服和一条颜色很鲜艳的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有羽毛的黑帽子。这服装就是参加婚礼的其他乡下女人的服装。

薛侣班 这个角色只能依照老办法，请一位很美丽的年轻姑娘扮演，我们的戏班里还找不到一个年纪轻轻但相当成熟的男演员，能充分领会这个角色的细腻情绪。在伯爵夫人面前显得非常胆小，在别的地方却是一个在女人身上并不怎么老实的可爱的孩子。抱着惶惶不安和缥缈不定的愿望，就是他的性格的基础。他恨不得赶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但这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认识；他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参加的；总而言之，任何母亲心里也许都愿意有这样一个儿子，虽然她会因他而感觉十分痛苦。

在第一、二两幕，他穿西班牙宫廷侍从武士的白色、镶银边的富丽服装，披着一件蓝色的轻外衣，帽子上有很多羽毛。在第四幕，他穿戴的女紧身、裙子、帽子等都和他领进来的乡下女人的一样。在第五幕，他身穿军官制服，帽上有军队帽徽，还带一把剑。

霸尔多洛 他的性格和服装跟在《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①。

在这个剧本中，他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巴斯勒 他的性格和服装跟在《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②。

在这个剧本中，他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比利多阿生 该有那种坦然自在，很安定的神气，象个不再怕人的畜生，他的口吃不过是给他添加一些风趣，只让观众稍微有所感觉就够了。演员如果想在口吃上面寻找这个角色的噱头，就大错而特错，表演得不对头了。他整个儿妙处表现在他那尊严的身份和可笑的性格之间的矛盾上。演员表演愈不过火，愈显示出真正的演剧天才。

① 参阅《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② 参阅《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他穿西班牙法官的长袍，但没有法国检察官的袍子那样肥大，仅和僧袍的大小差不多。头上戴着假发，脖子上围着一块西班牙领巾，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法杖。

两只手 和法官的打扮一模一样，可是白色的法杖要短些。

庭丁或法警 克利斯班^①式的衣服、外套和剑。剑佩在一边，没用佩剑的皮带。不穿靴子，穿一双黑鞋。白色的假发长而蓬乱。手执一根白色的法杖。

格利普·索莱日 乡下人打扮：长长的袖子，颜色鲜明的外衣，白色的帽子。

年轻牧女 服装和芳舍特的相同。

贝得利尔 穿短上衣和背心，束着一条腰带，带一条马鞭，脚上穿马靴，头上束着发网，戴着信差帽子。

不说话的登场人物 一部分穿法官衣服，一部分穿乡下人衣服，其余的穿仆人衣服。

剧中人物的位置

为了便利舞台表演起见，作者特意在每一场的开始，把各个角色的名字依照观众所看见的先后秩序写下。如果他们的位置在表演过程中有重要的变动，就在变动的时候，把他们的名字重新排列，在注上注明。保留舞台上的正确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忽略了第一次演出的演员所留下的传统的表演方法，很快就会产生全面松弛的坏习惯，表演方面粗枝大叶的剧团结果就走上毫无叫座能力的戏班的道路了。

^① 克利斯班是法国舞台的滑稽仆人的典型，带短剑，用牛皮腰带束身。

第一幕

[舞台布景是一间屋子，有半间的家具已经挪开；正当中放着一张病人用的大沙发椅。费加罗用尺量着地板。苏姗娜在镜子前面，把叫做“新娘帽子”的一束橙花戴在头上。

第一场

[费加罗，苏姗娜

费加罗 十九尺宽，二十六尺长。

苏姗娜 喂，费加罗，瞧我的小帽子。这样你觉得比较好些吗？

费加罗 （拿住她的手）再好没有了，我的心爱的人。啊！这束象征贞洁的鲜花^①高高地戴在美丽姑娘的头上，结婚那天的早晨，在丈夫的情眼里，多么甜蜜呀！……

苏姗娜 （走开）你在量什么，亲爱的？

费加罗 亲爱的苏姗娜，我看看大人给我们的这张漂亮的床放在这里合适不合适。

苏姗娜 放在这屋里？

费加罗 他赏给我们的。

苏姗娜 我，我决定不要。

费加罗 为什么？

^① 法国风俗，橙花象征处女的贞洁，只有初次结婚的女子才有权利戴这种花。

苏姗娜 我决定不要。

费加罗 到底为什么？

苏姗娜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

费加罗 你说出个道理来呀。

苏姗娜 要是我不乐意说呢？

费加罗 嘿！一个女人，她要是摸准了我们的脾气……

苏姗娜 要证明我对，就是承认我也会错。你到底依从我呢，还是不依从？

费加罗 府第里这样方便的一间屋子，你居然不喜欢！这间屋子正在两个大房间的当中，晚上，太太要是不舒服，在她那面按一下铃，噌的一下！两步路，你就到她的房间了。大人要有什么吩咐吗，只要在他那面按一个铃，噫的一声！跳三跳，我就到了。

苏姗娜 这都很好！不过，要是大人清早按一下铃，打发你出去办一桩很费时间的差使，噌的一下！两步路，他就到了我的房门口，噫的一声！跳三跳……

费加罗 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苏姗娜 你安安静静地听我说。

费加罗 老天爷！什么事呀？

苏姗娜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好人。阿勒玛维华伯爵追逐附近的美人追腻了，他想回府第来，可是并不是回到他的太太那儿，而是看上了你的老婆，你明白吗？他希望这间屋子不至于妨碍他的计划。这就是那位忠心耿耿的巴斯勒，为他寻欢作乐而极力帮闲的老实人，教我唱歌的高贵教师，每天给我上课时候，对我说了又说的话。

费加罗 巴斯勒！啊，我的小宝宝！假如那根棍子照某一个人的背上狠狠地揍一顿，就可以把他脊骨揍得很直很直的话……

苏姗娜 亲爱的！人家给我那份嫁妆，你当做单为了你的勤劳，而没有其他目的吗？

费加罗 我卖过不少力气^①，当然可以这么希望。

苏姗娜 聪明人够多么傻呀！

费加罗 人家都这么说。

苏姗娜 可是谁也不信。

费加罗 那是他们错了。

苏姗娜 告诉你吧：那份嫁妆是用来要我偷偷地答应他，单独和他在一起，待上那么一刻钟，就是以前贵族权利^②所要的一刻钟……你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好受的。

费加罗 我知道得这么清楚，如果伯爵大人结婚时候，没有放弃那个可耻的权利的话，我绝不会在他的庄园内和你结婚。

苏姗娜 那个权利确是消灭了，他可懊悔着呢。今天他正想在你的未婚妻身上秘密赎回这个权利呢。

费加罗 （搓脑袋）我的脑袋受这一惊，吓软了，我的额头恐怕要长东西了……

苏姗娜 那就别搓它！

费加罗 怕什么？

苏姗娜 （微笑）要是长出一颗小疙瘩，迷信的人^③……

费加罗 你还笑，狡猾的女人！啊，假若有办法抓住那个大光棍，骗他上钩，把他的钱弄到我的口袋里面来！

苏姗娜 捣鬼和弄钱，这正是你的拿手好戏。

费加罗 我不是因为怕丢脸才不干。

苏姗娜 是害怕吗？

费加罗 干一件危险的事情，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如何把事情办得好好的，而又能够平安脱险。因为，夜里走进别人家里，偷人家的老婆，为这个吃一顿鞭子，没有什么事情比

① 指他在《塞维勒的理发师》里帮助伯爵冲破了霸尔多洛的提防，和罗丝娜结婚。

② 这里暗指封建时代贵族地主对农奴结婚时的初夜权。

③ 西欧俗语，丈夫头上长了犄角，就是说他的妻子不贞。苏姗娜想说：“迷信的人就要笑你，说你头上长了犄角。”

这更容易的了。好些浑傻子都这么干过。但是……（里面按铃声）

苏姗娜 太太醒了。她吩咐过我，要我结婚那天的早上，我是第一个跟她说话的人。

费加罗 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吗？

苏姗娜 爱神说，这样做就给被抛弃的妻子带来好运气。回头见，我的费、费、费加罗。想想我们的事吧。

费加罗 给我一个小小的吻，好打开打开我的思路。

苏姗娜 今天，给我的爱人！你倒想得好！明天我的丈夫会说什么？（费加罗吻她）嗯，嗯！

费加罗 你不了解我对你的爱情。

苏姗娜 （脱身）讨厌东西，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从朝到晚对我谈你的爱情？

费加罗 （神秘地）等我能够从晚到朝证明给你看，我怎样地爱你。（第二次按铃声）

苏姗娜 （远远地，把手指并拢放在嘴上）先生，这就是你要的吻。我没有别的给你啦。

费加罗 （追她）啊！但是我给你的吻，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第二场

〔费加罗〕

费加罗 （自语）这个迷人的姑娘！总是笑嘻嘻的，显得那么活泼、愉快、聪明、多情、温柔！可是，多么守身如玉！（一面搓手，一面激动地走着）呀！大人！我的亲爱的大人！您想给我……给我当上？我也想过，为什么他派了我当府第的门房，又要带我上他的大使馆，叫我去当送公文的书差？我明白伯爵大人的用意了！有三个人同时高升：您呢，外交大臣；我呢，政治舞台上的小卒；苏姗娜呢，随时应急的贵妇人，可以随便携带的大使夫人，然后我这

个当信差的就该快马加鞭！当我这一方面在拼命跑的时候，您那一方面可就把我的美人带上一条好美的路上去了！我为了您的门第的光荣，弄得满身是泥，腰酸背痛。您呢，不惜屈尊俯就，为增加我家庭的光荣而努力！多么甜美的互惠互利呀！不过大人你也未免太僭妄了一点。在伦敦，您同时又办您主人的事又办您仆人的事！在外国朝廷上，您又代表国王又代表我！这里面有一半是多余的，是太过分了。——至于你，巴斯勒！你这个光棍老弟呀！你这样班门弄斧，我得教训教训你，我要……不，跟他们不可太实心眼，叫他们自相残杀吧。费加罗先生，现在应该留神今天的事！首先把你的婚礼提前举行，以免你的婚事发生意外，把马尔斯琳调开，她爱你爱疯了；把金钱和礼物弄上手；骗过伯爵大人这段小小的春情。结结实实地揍巴斯勒老爷一顿，然后……

第三场

[马尔斯琳，霸尔多洛，费加罗]

费加罗（打断自己的话）……哎，哎，哎，哎！胖大夫来了，这一下，婚礼可就齐全了。啊！你早，我的心爱的大夫！你是不是因为我和苏姗娜的婚礼才到府第来的？

霸尔多洛（蔑视地）啊！我的亲爱的先生，绝不是的。

费加罗 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太宽宏大量了！

霸尔多洛 当然啦，而且还非常傻呢。

费加罗 我，我不幸曾把你的婚礼扰乱了^①！

霸尔多洛 你还有别的话要对我们说吗？

费加罗 我们真不该照顾你的骡子^②！

^① 指《塞维勒的理发师》中，他帮助阿勒玛维华伯爵冲破了霸尔多洛的提防，和罗丝娜结婚。

霸尔多洛 （怒）你这臭油嘴！给我滚开。

费加罗 你生气吗，大夫？干你这行职业的人心真狠！连对可怜的畜生，也和对人一样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再见，马尔斯琳，你总想控告我吗？

不相爱，就非互相憎恨不可吗？^③

我请大夫评理。

霸尔多洛 什么事？

费加罗 反正她要告诉你的。（下）

第四场

[马尔斯琳，霸尔多洛]

霸尔多洛 （瞅着费加罗下）这个怪家伙总是这副样子！我敢断言，除非活生生地把他的皮剥了下来，他至死也是个最狂妄无礼的坏小子！……

马尔斯琳 （拉他过来）到底，你来了，你这个招人讨厌的大夫！你总是这样又严肃又呆板，等待你来帮忙可能把人等死；难怪你从前无论怎样提防你的那位被监护人，人家仍旧同她结了婚^①。

霸尔多洛 你总是又刻薄又好找寻人的短处！好吧，是谁要我非到府第来不可的？伯爵大人有什么病吗？

马尔斯琳 不，大夫。

霸尔多洛 他那骗人的伯爵夫人罗丝娜不舒服吗？谢天谢地！

马尔斯琳 她简直憔悴不堪！

霸尔多洛 为什么？

② 参阅《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二幕第四场。

③ 伏尔泰的《拿呢拿》第三幕第六场的一行诗。

④ 指《塞维勒的理发师》中阿勒玛维华和罗丝娜结婚的经过。

马尔斯琳 她的丈夫对她冷淡了。

霸尔多洛 （高兴）呀，她那位好丈夫替我报仇了！

马尔斯琳 我没法说出伯爵的性格：他又嫉妒又荒唐。

霸尔多洛 荒唐因为厌烦，嫉妒因为虚荣。这是用不着说的。

马尔斯琳 比方说吧，今天他把我们的苏姗娜嫁给他的费加罗。

为了这个婚事，他赏给费加罗很多好处……

霸尔多洛 是不是伯爵大人已经无法下场，非要苏姗娜结婚不可？

马尔斯琳 也不尽然，但是伯爵大人想偷偷地和新娘子欢庆这个吉日良辰……

霸尔多洛 和费加罗的新娘？跟他做这样的买卖，那倒一定可以成功的。

马尔斯琳 巴斯勒说一定不成功。

霸尔多洛 那个无赖也住在这儿？真是一窝！呃，他在这儿干吗？

马尔斯琳 干他干得出的一切坏事。最糟糕的是我发现他很久以来对我就发生了一种讨厌的爱情。

霸尔多洛 要是我，我早就摆脱他的追逐了。

马尔斯琳 怎样摆脱法？

霸尔多洛 干脆跟他结婚。

马尔斯琳 无聊的恶毒的俏皮鬼，你干吗不用这个代价来摆脱我对你的追逐？难道你不应该吗？你还记得你当初的誓言吗？我们的小宝宝爱玛汝爱勒，你忘得干干净净的一段恋爱的结晶现在怎么样啦？有了这个结晶，我们早就应该结婚的了。

霸尔多洛 （把帽子脱下）你把我从塞维勒请来就是为了听这些废话吗？你忽然也犯起结婚的瘾来了……

马尔斯琳 好吧，我们别谈这个吧。但是，既然无法叫你讲理和我结婚，那么，至少你得帮助我和别人结婚呀。

霸尔多洛 啊！愿意得很。我们谈谈吧。但是，到底是哪一个

天也不要女人也不要的男人？……

马尔斯琳 唉！大夫，除了那位漂亮愉快、可爱的费加罗，还可能谁？

霸尔多洛 那个光棍？

马尔斯琳 他从来也不生气，总是那么一团高兴。用愉快心情对待现在，他不忧愁将来，也不追悔过去。非常活泼、豪爽、大方，大方得……

霸尔多洛 像个贼。

马尔斯琳 像个贵族。总之，可爱。但是，他是一个最怪不过的怪物。

霸尔多洛 那么，他的苏姗娜呢？

马尔斯琳 那个狡猾的女人得不着他，倘若你，我的好大夫，肯帮助我教费加罗实现他答应过我的诺言。

霸尔多洛 在她结婚的那一天？

马尔斯琳 就是在结婚前几分钟，也破坏得了。假若我不怕泄露妇女们的一种小秘密……

霸尔多洛 对治病的医生，妇女还有什么秘密吗？

马尔斯琳 呀！你明白，对你我没有秘密的！我们女性是热情的，可是胆小，尽管某种迷人的东西吸引我们去追求快乐，但最冒险的女人也感觉她的内心有一种呼声在对她说：“你要漂亮也成，只要你办得到；你要正经也成，只要你愿意；可是，你得叫人看得起，这是必要的。”那么，既然至少一定要叫人看得起，既然所有的女人都感觉到这是最重要的事，那么，你们先吓唬苏姗娜一下，说要把伯爵答应她的好处给嚷嚷出去。

霸尔多洛 这又会怎么样呢？

马尔斯琳 让她羞得没有脸见人，她就会继续拒绝伯爵；而伯爵呢，为了报复，他就会支持我反对她的婚姻。这么一来，我的婚姻就稳当了。

霸尔多洛 有理有理。他妈的！这倒是个好主意，就让我的老